

原鄉好藝 · Native and Creative

## 家族譜

### 延續魯凱刺繡文化的當代工藝家羅美玉

Family Tree: di me se me, a Contemporary Craft Artist who Continues the Indigenous Dieky Embroidery Culture

文／郭璧慈 Beatrice Kuo · 圖／王勁之 Wang Jing-jhih、程佳慶 Cheng Chia-ching、郭璧慈

「保留，就是不忘記祖先們的智慧還有存在。」

保存者，也獲國家授證「臺灣工藝之家」的肯定。

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，舊稱大南社的達魯瑪克（Tarumak），是中央山脈以東唯一的魯凱（Dieky）群居處。Tarumak，意為「我們的家」，也是「勇士居住之地」，從臺東市區沿臺九線直行約十一公里，便可抵達這個近山、臨溪又面太平洋的部落。1955年出生在達魯瑪克的羅美玉（di me se me），在部落成立個人工作室「美玉服飾坊」已逾三十載，她不僅是達魯瑪克傳統刺繡的重要

#### 刺繡的學習歷程

兒時便受家族刺繡文化耳濡目染的羅美玉，十多歲時在社福機構「基督教芥菜種會」花蓮習藝所學會縫紉基礎，之後前往西部都會的服裝公司精修裁片技巧、禮服製作。1980年代末，離鄉多年的羅美玉回到部落，於1987年經卑南鄉公所培訓，成為一名原住民傳統服飾教師，接著成立個人工作室，開始萌生在家鄉推動傳統工藝，提升部落經濟的想法。



羅美玉完成的百合圖樣刺繡（圖／程佳慶）



$\frac{1}{2}$

- 1 羅美玉在個人經營的工作室「美玉服飾坊」縫製客人訂做的服飾。（圖／程佳慶）
- 2 「十字架、葡萄、五餅二魚等，是這件聖袍條帶的新嘗試。」羅美玉一面說一面繡製腦中構思的圖樣。圖樣有時需要多次拆縫，作品製作的過程相當耗時費神。（圖／程佳慶）



1990年代正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意識漸強，政府亦推行改善原住民經濟發展政策的時代。地方鄉鎮公所先後辦理技術導向的家政班、研習班，積極鼓勵原住民返鄉從事傳統工藝，活化社區的觀光。羅美玉當年頻繁與地方政府合作，在工作室教授學生製作傳統服飾和刺繡。她的才華，在政府建立的平臺上展露無遺，刺繡技藝屢受獎項肯定。除了代表臺東縣到外地交流，更參加民族技藝、民族藝術節等活動，工作室更接受外縣人士前來觀摩。多年累積的經驗與名聲，使她一直走在推廣魯凱傳統刺繡的道路上。

### 傳統與當代的連結

談到魯凱刺繡的傳承，羅美玉語調堅毅，她說：「保留，就是不忘記祖先們的智慧還有存在。」身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，她相信神的同在讓祖先們擁有靈感，使他們將太陽、星辰、百步蛇、蝴蝶，陶罐與百合花等，轉化為光芒、八角、菱形、方格、十字、卷曲等紋樣或圖騰，並呈現在服飾、器具和祭典儀式上。例如，蝴蝶的含意是「為族爭光」；百合花對魯凱女孩而言，意為「純潔」，若由男子配戴，則代表勇士——他必須是一名狩獵過五隻公山豬的獵王！羅美玉透過刺繡延續這些傳統意涵，深信它們代表歷史，也見證文化的存在。

除了保留傳統，羅美玉更關切「如何創新」，她清楚知道時代變遷下的魯凱族人，生活樣態早已改換。於是她靈活地將傳統刺繡圖樣

與當代服裝的款式結合，也運用傳統技法繡縫新式圖樣，使它們成為提袋、服飾配件、收納小包等日常用品，大大增加傳統刺繡的實用感與普及性。羅美玉致力加深刺繡文化與當代生活的連結，為面臨失傳的工藝找到存續的路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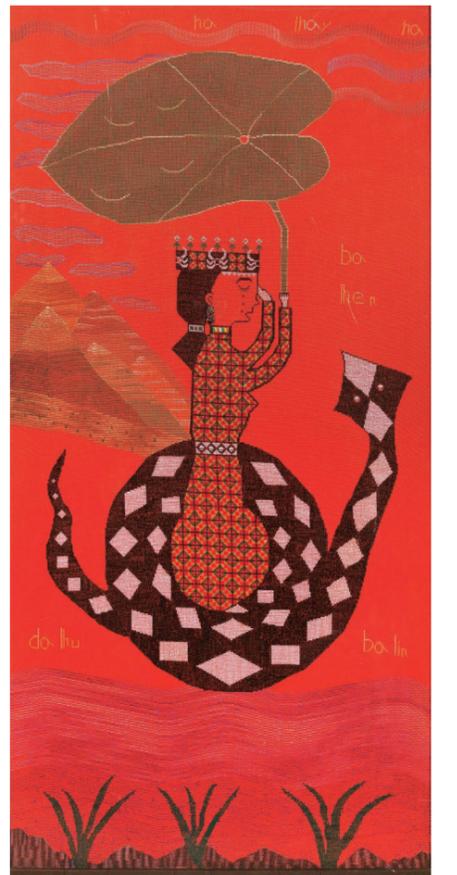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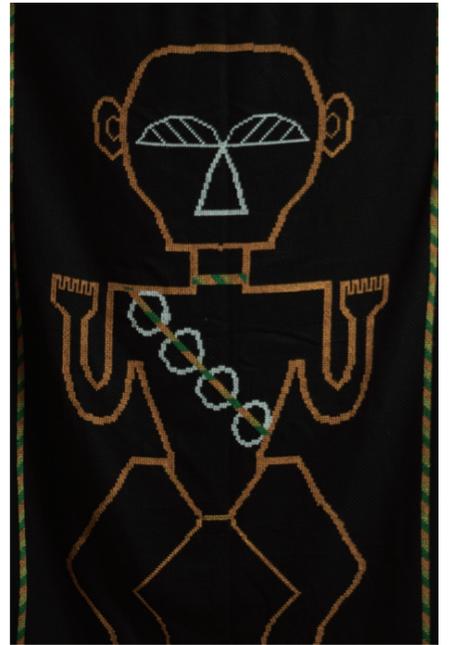
### 創作的心路歷程

工藝製品的推廣與製作，支撐起羅美玉的家庭經濟，也賦予她持續創作的信心。2003年，羅美玉以作品〈一對情侶〉參加「第57屆全省美展」，獲得工藝類入選。該次競獎結果激發她朝藝術創作轉向的動力。

2004年，她以魯凱族的古老傳說：頭目之女巴冷（Balhenge）愛上鬼湖之主百步蛇王的故事為題材，完成〈鬼湖之戀〉，再度獲得國家工藝獎。羅美玉以簡要的構圖、鮮明的配色，表現這則蘊含聖



石板屋上繡著「Tarumak」（達魯瑪克），下方是「Dieky」（魯凱），以及自己的名字「Di he se me」（羅美玉）。（圖／郭璧慈）



1 | 2 | 3

- 1 〈家族譜〉作品懸掛在羅美玉的客廳，她以刺繡表達自己的家以石板屋為基石，連接當代及傳統的達魯瑪克文化，並一直與神同在。（圖／王勁之）
- 2 羅美玉 男子圖樣刺繡（圖／程佳慶）
- 3 羅美玉 鬼湖之戀 2004 「第四屆國家工藝獎」編織類佳作（圖／王勁之）



羅美玉 一對情侶 2003 「第57屆全省美展」工藝類入選 (圖/王勁之)

地與族群起源之傳說，最淒美、哀絕的一刻：也就是身穿華服的巴冷，手持著葉傘由蛇王背負，心懷家人們的祝福，即將隨蛇王沉入湖底，化作永恆，在此地守護族人。純熟的技法注入人文精神，羅美玉的創作，思維跳脫刺繡僅是衣飾的層次，直探刺繡的本質——以針和彩線反覆穿納織物，使傳統文化得以牢固，且具象可視。這也是她的作品兼具工藝之美又極富時代性的特點。特別是羅美玉的創作，始終與個人的生命及其生活之地方，有緊密的關聯。

作品〈我的部落〉經過縝密的構思，精緻地繡出從達魯瑪克部落遠眺肯杜爾山 (Kindoor)、小鬼湖 (Taidrengere)，和她所居部落整齊劃一的屋舍。畫面上還有族人慶典的場面，體現出當代魯凱族人生活的樣貌。

#### 回溯根本：信仰與家族

因為信仰，羅美玉認為自己是個很有福份的人，達魯瑪克是

有福之地。在她看來，自己創作的靈感幾乎都受益於神啟。她經常將生活中的感悟（包含夢境），反覆醞釀成作品。例如〈臺灣復興〉，是一座被彩色繡線包覆的臺灣島，島嶼四周環繞者曲線海波，金銀色的光芒由上方披覆。這是她夢裡所見的景象：臺灣沐浴在基督的光照之下。每一幅作品精湛的技藝，若獲得榮耀，羅美玉歸因於上帝，而她感恩謙卑的內在，反使得她的作品，呈顯出非凡的感召力。

羅美玉的身心滲透著傳統的文化和信仰，每日奉行禱告的她，希望自己的家即是一座獻給祂的祭壇。她把家族的名「a ru ra tgn」，以及兄弟姊妹和自己的名字，全悉心繡在一棟家屋上，隨著家族成員的誕生，這座家庭祭壇的規模也不斷擴大。歷經十多年的拆縫與修補，羅美玉的〈家族譜〉，至今仍未完成，就如同魯凱族達魯瑪克部落的文化一樣，依舊會延續、傳承。🌿

從羅美玉的家可望見巍峨的山及耀目的太陽，她從這裡獲得靈感，繡成〈臺灣光復〉(2013)一作。  
(圖/郭璧慈)

